

陈仓荟萃

法国电力机车专家在宝鸡

何仲育 张萍

宝成铁路宝鸡至凤州区段,是1961年8月15日正式实现电气化通车运营的。当时用的是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及史奈特公司制造的25台6Y₂型电力机车。为此,当时的西安铁路局特意在宝鸡上马营第三招待所(下文简称三招)院内,在原来为苏联专家修建的三栋欧式别墅的南侧,又增修了三栋别墅,供前来帮助指导宝鸡电机段检修进口机车的法国专家居住。1973年,法国阿尔斯通贝尔福工厂生产的40台6G型电力机车到达宝鸡。法沃奥、高鸟等法国专家也是在这一年来到宝鸡的。

当时的西安生活段宝鸡地区的职工辛春爱,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上马营铁路职工食堂调到三招担任服务员,负责法国专家及其家属的日常服务工作。在纪念宝成铁路电气化通车五十九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来到了辛师傅家,听她给我们讲述当年和法国专家在一起的逸事趣闻。

当我们来到辛师傅家,早已等候在家的辛师傅拿出了十多张当年她和法国专家拍摄的老照片。我们一边翻看着老照片,一边听着辛师傅的讲述。

“我是1973年冬季调到三招的,与从宝鸡电务段抽出的女同志王志霞一起,负责法国专家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服务工作。那时还从公安段、电务段抽调了几个男同志负责安全保卫,从生活段抽调了三个男同志负责饮食服务工作。原宝

鸡铁路分局又从地方上的宝鸡市斗鸡商店抽调了一名梁姓男同志,专门负责物资、食材的采购工作。我们和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派来的三名法语翻译(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轮换一次),共十六七人组成了一个接待服务组,每天接送法国专家去电机段工作,同时负责他们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

三位法国专家每天中午都回来吃午饭,13时30分又准时乘车去电机段。他们的夫人和孩子都留在招待所里。听司机和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们讲,三位法国专家很敬业,到了电机段,还没到上班时间,他们就早早地换好工作服干了起来。

辛春爱说:“法沃奥和法福浩两口子的儿子当时只有三四个月大,洋娃娃长得很是逗人喜爱。我和王志霞在工作之余常常帮法福浩抱孩子,或者逗小家伙玩。法福浩人也很和气,有时比画着和我们学着说汉语,有时她也给我们教一些法语的问候话。”辛春爱印象中,法国人非常喜欢吃中国的美食,软炸鸡、糖醋里脊、饺子和面条,他们都吃得津津有味。当然,厨师也经常给他们做些西餐,如鸡蛋糕、沙拉、油炸牛排和油炸土豆条等等。那时茅台酒一瓶8元钱左右,是节假日里一定要买的酒水。法福浩还拿了个小本子,专门记录做中餐的流程,如怎样和面,如何擀饺子皮、拌饺子馅等。她很认真,问我们和面需要用多少时间,揉面需要用多少时间。她的话常



法沃奥、高鸟等法国专家和招待所服务组人员的合影。(中排左2王志霞、左3法福浩、左4辛春爱。)



法沃奥、法福浩和大儿子当年在宝鸡的合影。(本组照片由辛春爱提供)

常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上世纪70年代初,宝鸡很少有外国人来。法沃奥和高鸟他们去电机段上班后,法福浩他们就在招待所院内带着孩子玩。辛春爱谈起一个细节:“有一次,法福浩他们要去宝鸡当时最大的商店——宝鸡东方红大楼,去买丝织品,受到了商店里众多顾客的围观。当时我就奋力推开围观的人群,护送着法福浩挤了出来。回到招待所后,法福浩逢人就竖起大拇指,夸我是个‘大力士’。”

一晃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法沃奥和高鸟他们的合同到期,工作

结束就要回国了。“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两年多的亲密友情,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难舍难分。我和王志霞商量,买了些真丝的布料,送给了法福浩。法福浩眼睛闪着泪花,激动地连声说:‘谢谢,谢谢!’然后张开双臂,和我们紧紧拥抱。她回赠了我们每人一瓶法国香水作为礼物。可是那时我们都不会用,后来也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辛春爱说。

法国专家回国以后,法福浩还给辛春爱和王志霞寄过几张照片。有一张是她抱着二儿子拍摄的,照片背后还有她的法文签名。还有一

张是她三个儿子的合影照(老二、老三都是她回国后生的)。这些照片都是由原宝鸡生活段同事转给辛春爱的。同事还对辛春爱说:“他们向你们问好,还说欢迎你们到法国去玩,去他们家做客。”辛春爱说:“据说信和照片都是从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层层转到段上的。可我却从没给他们回过信,有时也想他们,想给他们写信,但不知道他们的地址,也不知道该怎么请人代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宝鸡市也发生了巨变。如果有机会,欢迎他们再来宝鸡看看。”

富有传奇色彩的秦人崛起

辛怡华



关山草原饮马池 张琼 摄

秦人的崛起与宝鸡这片热土息息相关。

从公元前762年秦文公率兵东猎陈仓,到公元前349年秦孝公迁都咸阳的四个多世纪里,秦人活动的中心舞台就在今天陕西宝鸡一带。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秦经历了一段由弱到强的创业过程,为后来统一六国、建立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帝国,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基础。

大秦王朝创立的一整套国家体制,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构建的博大精深文明体系,具有强悍的生命张力、坚韧的抵抗力和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之文明之源,是中华文化不朽的灵魂。

两千多年前,虽内部整合激烈、强大外敌侵扰、意识形态较量、各种文化渗透,但都未能撼动中华民族的根基。“祖龙魂死秦犹在”,秦帝国虽死,死的是帝王,不亡的是流淌在中华民族文化血脉里的秦汉雄风。

秦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无纪年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襄公)、秦国时期(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0年)、秦帝国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

秦人立国前曾长期居住在陇山以西,偏居一隅,经过襄公、文公父子两代人半个世纪的努力,秦人得以立足于“汧渭之会”,其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周故都周原一带,从而确立了他们在渭河平原西部的统治地位。

德公迁都雍城后,秦人占据了泾河流域和渭河平原,秦因而得以迅速兴旺发达,为其子孙后世饮马黄河奠

定了基业。

春秋时期,名将辈出,大才如云。当时人才大都愿意投奔最发达的齐国,而秦少有人问津。只因秦穆公实施唯才是用的政策,才改变了这一局面,任用外贤也成为秦国的传统。

秦与强晋长期战争,但秦国的势力,始终不能立足于黄河以东。于是,穆公便把国家发展战略,转而向西。穆公对西戎的征伐,不仅巩固了后方阵地,而且也使秦的疆域大大扩展,并从物力、人力上壮大了自己,增强了秦争雄天下的实力。同时,秦人先进的文化,对促进戎狄族与华夏族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穆公打拼出来的辉煌,随他死去,转瞬即逝。尔后,约两个半世纪,秦国陷入内忧外患的窘境。与东方诸国相比,秦国是比较落后的。秦国因为没有进行过大的社会改革,旧奴隶主贵族势力强大,他们垄断政权,干预君位的继承,致使国力衰弱。各诸侯国视秦为“戎、狄”,不让秦国参与会盟。

战国以来,强力竞争,是其时代精神;强势生存,是其生存法则。铁器出现、井田制动摇、天子权威削弱、新兴地主与士人阶层涌现,使整个社会处于剧烈变化状态。这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灭亡、大转型的时代,变法、彻底刷新自己,成为每个诸侯国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

公元前361年,满怀一腔热血的商鞅来到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变法图强之举在秦国大地轰轰烈烈

地展开。旧制度崩溃了,旧文化破坏了,高山塌陷,深谷为陵。变法使得秦国国势蒸蒸日上。秦国也在对外战争中,开始转败为胜,从此,秦开启了统一中国的新纪元。

秦人早先来自东方。他们既有海岸民族丰富多彩的幻想,又有游牧民族强悍骁勇的性格;尚武事功的动态文明同重农务实的静态文明相结合,形成了尚耕战、崇进取的文化体系;而建功立业的事功意识普及化,使之成为秦社会运作的灵魂和杠杆,升华为秦民族的精神支柱,对秦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地主阶级正处于上升时期,而秦国法律的内容含有一种朝气蓬勃、富于进取的革新精神。秦国的制度导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造就了秦政坛上的一个个风云人物,他们不仅留下赫赫功业,也展现了积极进取和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使后人从中触摸到秦民激越的历史脉搏,领悟到秦军所向披靡的深层奥秘。

秦民并不是一个只知征战的人群,他们也曾在“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还有缠绵悱恻,其文学表现形式主要是诗歌,如《诗经·秦风》《石鼓文》。诗人借山借水,抒发心中情怀,咏怀山川秀美。

在汉字发展史上,《石鼓文》上承金文,下启小篆,被称为石刻之祖。石鼓文化表现了秦人张扬、自信、洒脱的君子气象,展示的是秦人开拓、称霸、一统中原的志向。以石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潮流,从此开启。秦嬴政统一中国,每巡行一地,都要刻石勒功、宣德昭志。汉唐以至明清,石经、碑志、摩崖石刻、石刻造像……流布中华大地,焕发着石文化的特有光辉。

……秦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春秋战国,吸纳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残酷的生存环境又迫使他们趋同于戎狄民族,地域偏见少、宗法思想淡薄,形成一种与中原民族迥异的文人气质。

每当我们回首秦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为它能够在春秋战国诸侯中脱颖而出而感慨,为它横扫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震撼。秦人是什么样的人群?他们是如何在荒芜中崛起的?让人不禁想沿着秦人走过的道路,去探究那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

国家考古学泰斗、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

伯谦教授,给他曾工作过的这块名叫周原的大地作出最简练、最准确的评价:“既既周原,礼乐之都。”周原人在扶风县召陈村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的右侧,筑起一道屏障,把李教授这八个字复制在上面,成为游人留在此留影的亮丽风景。

“既既周原”出自《诗经·大雅·绵》,原诗是“周原既既,董荼如飴。”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古公亶父发现周原的土地十分肥美,把苦菜种下去,也长得像麦芽糖一样甜。

李教授的八字评语,前四字是从自然环境方面赞美周原,后四字则从政教方面赞美这块土地上的周朝,他们为政以德,礼让当先,勤政爱民,社会安定和谐。都指京都,即今之扶风法门、召陈、岐山京当一带,是当时周朝的京畿之地,故称都。礼指的是什么?礼既是维系周朝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处事做人的准则,人们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当然也是周统治者的施政理念。孔子非常欣赏、赞美这种理念,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践行这种理念的优秀政治家周公姬旦更是钦佩不已,孔子常常梦见周公。所以我们说周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原自然就是儒家学说的发源地。

周人的礼让,成为后人化解各种矛盾首选的、正确的办法。也可以说周人的礼让,给后来人作出了榜样。可不是吗?

《史记·周本纪》里有周人礼让的故事:周文王治理周原,实行德政,人民安居乐业,诸侯都来请他裁决不平之事。虞国、芮国之人有土地纠纷不能决断,就去周原。入周原,见耕者皆让长者。虞、芮之人见到这一切,都很惭愧,互相说道:我们相争,周人所耻,我们去干什么?去,只能是自取其辱而已。于是他们回去自己通过礼让,解决了争端。这件事在《诗经·大雅·绵》里也有表现:“虞芮质厥成,文王既厥生(虞芮之争平息,是文王的仁德促成的。)”三千多年来,国人反复讲述着这个故事,歌颂周文王的仁德,弘扬这种礼让文化,这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为什么说礼让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呢?儒家文化认为,温、良、恭、俭、让是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论语·学而》里有八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子禽问他的同学子贡说,老师到了这个国家,就知道了这个国家的政事,是他求人告诉他的呢,还是人家主动告诉他的?子贡说,老师靠的是温

和、善良、恭敬、节俭和谦让得来的,他老人家这种得到的方式,恐怕是不同于别人吧。儒家还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种善良的本性从四个方面表现了出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就是儒家学子们说的“人心向善的四端”。

由此可见礼让是礼的开始。这种礼在周原大地上已存在数千年,我们周原人因此而骄傲。

既既周原 礼乐之都

成宗田